



浙江小老板“范总”源自秦雯的私人记忆。

1990”：“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大自鸣钟附近的新式里弄房子里，附近有燎原电影院，离曹家渡也不远。外婆住在曹杨新村，隔壁我们叫张老师的一家人和小说里一样，是从市中心搬过来的。从小我们就感觉他们有点不一样，不管是人的气质，还是家里的陈设——比如她家里和贝蒂家一样，有钢琴的。我们看他们总是带着一点仰视，他们待人也很有亲切，但你会感到有一些距离感。”

秦雯的爸爸是采购员，平时应酬不少，所以小时候她也有印象去黄河路吃饭：“看到豪华的饭店装饰，包间里摆着当时很贵很稀奇的洋兰花，一个老板的女儿在过10岁生日，穿得像个公主，当时我把这一幕当作我的梦想人生。爸爸做采购员也常收到礼券，到了周末我们一家就要去中百一店或者华联商厦把券用掉——听起来有点凡尔赛是吧？还记得那时候过街天桥上是有人回收礼券的，一百块礼券给你九十几块现金这样。”

秦雯说：“年代感也是导演非常坚持的一面，他希望可以带大家回到上世纪90年代。范总这个角色的形象对我来说是有

些熟悉记忆的，因为爸爸是采购员，当时很多零件是在江浙生产的，过年过节就会在家里见到他们，印象很深。上世纪90年代给我的感觉是每天都在变化，每天都能听到新鲜事情，也不会觉得大惊小怪不可思议，好像未来是存在无限可能性的。我也见过同学的妈妈，前一天还是纺织工人，后一天就坐进了大户室。当年的生活水平肯定不能和现在相比，很多人家浴室也没有的，公用卫生间，公用厨房，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比现在更近，俗话说‘远亲不如近邻’，但同时因为物理距离近，也反向衍生了上海人所谓的边界感。”

电视剧《繁花》故事发生的1992、1993年，距今30多年。这30年来，有些东西彻底地改变了，还有些属于上海人本质的东西，却依然留存下来。“一个是契约精神，答应你的事情按时保质保量做到，再一个就是前面说的边界感、分寸感，一个楼里可能住着很多人，但是关起门来没人打扰你。人与人之间会互相帮助，但不会过多干涉彼此。我觉得这两个特点是上海人最让人感觉‘适宜’的地方。”